

統

學統卷之五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釋氏

曹月川曰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旦晝之必然也安有死而復生為人生而復死為鬼往來不已而為輪迴哉

又曰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謂此心方其寂然不動而民彝物則燦然

具備於中及感而遂通則範圍之而不出乎一心酬酢之而乃通乎萬變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又何往非心之感耶彼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虛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眞體以天地萬物為幻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去了一歸於眞空爾此等之教不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又將何以有實事乎

敬軒薛氏曰寂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又曰金剛經只欲説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為幻迹此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詳實

又曰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愚謂惟其如此故其言誕妄

又曰程子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爲有爲動爲始散則爲無爲靜爲終生死之說不過如此釋氏聚散亦人爾安能以已散者爲禍福耶舉前古爲其所惑理之不明也甚矣

又曰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又曰釋氏出世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乎

又曰、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又曰、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又曰、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又曰、自有天地、即有聖人之教、西方之學果是耶、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三代之世、又何爲不出耶、果非耶、何其旣出而好之者衆耶、西方之學未出而天下之治靡所缺、旣盛而前代之治有所忽、其殆有所乘而至耶、抑氣化消息、邪正相勝而然耶、余皆不知其故

也。

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氏乃使人禿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

又曰、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又曰、釋氏逃世滅倫以爲潔正猶陳仲子辟兄離母以爲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又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爾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

而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豈有是理耶

又曰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書不尊其教者卽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忮耶

又曰聲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

滅絶者也極其論聲香色味之盛又極人世之所無者而誇耀之何耶

又曰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又曰中夜忽思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即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

既如此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眞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與

又曰道無有不到處亦無有間斷處釋氏出家修行是有不到處專務上達而無下學是有間斷處又焉得爲道乎

又曰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耶

又曰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奇怪之物侈言

之何耶

又曰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氏特一偏空說舉前古之人皆爲所惑何哉

又曰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爲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爲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於四子也惑之甚矣

又曰周程張朱眞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隷是豈眞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

又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超出陰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說有是理乎

又曰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世儒者有作禪語以見於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

明成化初以太后誕辰建齋醮禮部尚書姚夔率大臣醵錢具辦香期赴壇助禱祠給事中張寍上疏曰釋老之教邃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釋老無補較然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

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此爲之經者也佛老之法則欲去君臣廢夫婦而歸諸虛無寂滅使其教盡行不及百年人類盡矣歷代英君誼辟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禍福輪廻之空譚頗能以警動愚俗姑將存之爲治化之外一術爾非眞謂其能扶世立教延國步而爲之崇奉也比者以皇太后誕日建齋國皇上百順之孝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允合舊章安有身爲儒者自失其守而從

諛於邪也夫人臣之事君願其福則當勸其德善願其壽則當閉其衰淫願天心向順則當相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以祈永命今不能然而欲以瓣香尺楮具列之銜宣揚於佛老之宮相率而拜之曰爲朝廷祈福也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亦安可厚誣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願之豈敢以儒者門戶之故爲此崛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於經筵聖學不無所損

於進講儒臣難以身勸不報

邱瓊山曰浮屠氏之所言所爲眞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漢明帝爲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口之主乃黨外口之人開茲大衅以爲中口千萬年無窮之禍害嗚呼若明帝者豈非名教中萬世之罪人哉

敬齋胡氏曰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衆理衆理悉具於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物統之在吾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

心迹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于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迹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靈是分內外心迹爲二本矣愚嘗思之內外心迹終二他不得空則內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則內外皆有無則內外皆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又曰老氏雖虛無然亦終不奈這道理實有何故滅不盡禪家素淨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

絕掃盡

又曰莠之亂苗紫之奪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眞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汨冗而樂於靜虛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又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眞見者也

釋氏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去窮究

又曰禪伯是懷一箇道理形像在心不肯放下故枉得無了時聖人則退藏於密遇事時便應學者則須閑邪存誠邪既閑誠自存亦泰然無事

又曰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內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內內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無二致豈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則中

有主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

又曰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久必入異教葢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

又曰今之學道者多入異教是他做存心工夫上差了程朱闢異端甚詳今被他反引其言入異教去用此風已盛鼓惑後學陷溺人心世道必愈衰豈天意

如此奈何奈何

又曰禪學人易陷溺者是他做主敬涵養之功不至無以存其心不如索性尋箇閑靜庶不爲物誘見聖賢有箇存心工夫遂捉住此心安放在腔子裏及久也常若見此心光爍爍在此自以爲眞能存心及其遇事所存之心已靠不得應得事來心又失了存得心來事又背了故其顚倒錯亂猖狂自恣蓋緣心與事兩不相照是其所存之心不足以具衆理又滅衆理不足以應萬事又害萬事故禪學之陋如此殊不

知心本在內之物其體足以具衆理其用足以應萬事或爲舊習所繞物欲所誘而放也惟戒謹恐懼齋莊恭敬若履淵氷若接賓祭則固已湛然在內天下之理已涵具於其中豈假拘縛捕捉然後入照看繫制而後存哉事物之來此湛然在內之心隨而酬酢之必能精察詳盡各得其理又豈有紛擾錯亂之患哉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所謂大本達道此之謂也然則彼所存之心非心與抑是心與謂之不是心亦不可但被他做差了工夫將這心來作弄

照看如玩好之物相似所以如此

又曰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絶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辨也

又曰佛學捷徑儒學周徧所謂捷徑者只專守此心便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畢了不用下學自能上達以爲道無不在凡所動作無不是道所以身不用檢事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則存心以敬又事事精察無遺所以窮理力行之功盡人倫周事物其效則三綱正萬事治

又曰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著一箇心光光明

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歛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監察必精若守著一箇光明底心則只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既熟剗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為道都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

又曰今之禪者說無適而非道凡所動作無非至理所以鼓扇得人起察其言動則皆是私意又其精神氣魄強盛能鼓動淩駕小生不敢開口拱手聽命又能誘惑人故人翕然從之

又曰朱子言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此記錄之誤豈有有體而無用者乎釋氏專守空寂是無體矣猖狂自恣是無用矣

又曰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又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爲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維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

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又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於空豁是無主人矣又有只是緊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煞了他做主不得如人家只得騃底主人全不會整理家事蓋緣緊制其心蠢然如一物此則禪之下者其空無心是禪之上者

又曰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裏無主

又曰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捉住一箇死法

又曰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敬是孟子言外之意主一卽此義也於此會得到私意不容天理流行矣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非加釋氏其實無見只是弄精神也

又曰釋氏說心只說著一箇意思非是眞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或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爲非以爲心能主敬

皆敬能主心敬齋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却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他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死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真心所以無主也

又曰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有不入異

教者如陳公甫婁克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無處撈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寬閎意思遂歸之朱子曰只為這裏工夫欠缺奈何心不下故如此

又曰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為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

又曰禪伯行住坐卧無不在道愈與道離行住坐卧

無不存心中愈無主是其未嘗隨事察理只想像一箇道來懷放胸中未嘗莊敬嚴肅只將一箇心來求索作弄

又曰曾點雖見得道理分明然下學工夫有欠故無以有諸已若顏子便拳拳服膺邵康節見得道理分明又作弄得熟反成玩侮天理釋氏未能真見但作弄自已精神

又曰心有存主即能宰制萬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功夫釋氏置心於無用之地曷嘗有主

又曰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眞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大本卓然彼狥於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於空虛者寂滅而無主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眞虛靜無爲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眞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

倘彼遂以爲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恁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又曰釋氏誤認神識爲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爲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又曰天下古今謬妄以致顛倒錯亂莫甚於佛氏老莊又在其次如以巳身爲凡身要別尋一箇真身其

愚乃至此此可哀也又以爲先有我然後有性有命其差則一也以其誤認別有一箇眞身常在不生不滅之中性命亦由我而後有故性命亦不足惜故肯捨身食虎其意以爲旣有眞身還有一箇眞性命所生之身所生性命皆是假底不若捨之以去必尋著那元初眞底其謬妄至此亦有其故原其初只是不屑人事而屏絕之以致空虛無事心無存主又無用處雖要無心亦不能無心心無安處故懸空想出這般物事來又要棄了自已所生眞身眞性命以就懸空

假底不如其假反以爲眞將見棄了眞底假底又就不得哀哉自其說流傳引取了多少好人陷入那誤門中去

又曰程子發心有主之說擴前聖所未言破異端空虛之惑異端心不可謂之放謂有主則不可謂在腔子外則不可亦不可謂在腔子裏其絶滅思慮固不可謂放而在外其曰空寂曰無心又不可謂存而在內雖曰無心然亦不能使截然無也故又有照看一箇心光明常在者如此則又只照看其心兩相持攫

如鷸蚌相似其無主亦甚矣聖賢則收歛莊敬其心肅然在此湛然在內而心常有主矣

又曰異端與吾儒初然只爭毫釐其中不啻千萬里蓋在源頭差了末流愈正不得可憐用一生工夫雖要做好人終成大罪人其初只是好高大喜虛靜不肯歛心俛首從事實上學以致如此

又曰人心公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睽隔釋氏以自私之心强包括天地萬物故背逆天地絕滅人物

又曰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又曰釋氏以爲吾有眞性眞身在天地間不生不滅只是人不悟爾性豈有眞假人豈有二身其曰見性妄也

又曰氣則有聚散有虛實有生死以有無言之猶可也理則不可以有無言心不可以有無言老氏以萬物生於虛是有生於無也故以虛爲道以無爲宗其言理與心雖皆言氣猶有近似者佛氏實者亦言虛

有者亦言無背亂顛倒尤甚老氏要長生不死佛氏生也不要死也不要要尋得一箇真身真性不生不滅超脫輪迴陳公甫言物有盡而我無盡即此意也

又曰禪學只一箇助長故壞了道理

又曰老氏以有生於無是不識前一截佛氏曰空前一截後一截俱不識故佛氏背逆顛倒甚於老氏

又曰釋氏要無心終無不得故在空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

又曰聖人心不離乎理理不離乎心所以純亦不已大賢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則與理違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但聖人心無放逸人不見其操誠明徹照人不見其察所以神妙不測也曰異端亦曰不操而存又曰無適而非道何也曰異端不事其操只要心空無物既空而無無則不用操矣異端未嘗見道只想像箇道無不在以爲無適而非道故猖狂妄行常與道離

也。

又曰存養久則理自明蓋心無雜擾而本然之善自著曰異端亦有存養其滅絕天理何也曰異端只素淨打坐澄心何嘗有戒謹恐懼主一無適工夫儒者雖存養又窮理異端不窮理所以差也

又曰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愼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卽是這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

求其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緊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又曰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爲心性然而非眞物

又曰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著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著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著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尚有天理

又曰禪學雖似廣大高妙其實悖繆今日只緣聖學不明許多好人都尊信之所以其風盛

又曰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持執使入規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異端旣得之後空虛無據也

又曰釋氏是羈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愼每事精察不敢漫爲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内視使心動不得屏絶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算數珠念佛號或視鼻端數息數或屏絶人事面壁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得妄動雜思以致虛靜及羈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走作噫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羈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

人倫事物滅絕一歸於空寂然心是靈物既不走作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滅絕故猖狂顛倒或問今之儒者多入異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元妙愛虛靜貪快樂不會做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又曰禪學心虛靈故其機鋒迅速能驅駕扇動人但其中天理根源掃滅故悖繆顛倒害於世

又曰世之愚者莫愚於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已身今禪家以天地爲幻

妄已身爲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
躲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六
合豈非愚之甚乎
又曰聰明人多爲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聰明太
顛也動他不得
又曰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
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
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
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强合之誤矣

又曰佛學心守向一路去更不去窮究天下道理所以其學易成如只守一箇念頭就要做成佛是其道隘而捷其志堅而確其心一而專非若儒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學心與理離而存

又曰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處事當理事得其理則心益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一箇心不去應事是絕了心之理當事物之來不得已而應之又要把持照看此心在腔子裏是一邊

外面應事一邊內裏持心應得外面事不曾存得內裏心存得內裏心又不曾應得外面事此其所以內外判隔顛倒猖狂戒謹恐懼小心翼翼工夫無所用一任狂妄高大凌空駕虛而得罪於聖人也若王介甫以高明處己以中庸待人便是內外心迹判爲二事處己待人分爲二理殊不知所謂高明者是不爲物欲所累不淪沒其本心中庸是事得其理無過不及也高明所以爲中庸中庸即高明之所爲豈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高明將來處己高明之外別有一箇

中庸將去待人

又曰朱子言能求放心卽是仁此言最親切蓋生理渾然具於心謂之仁而心實主統之或心爲物欲所誘而逐物於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能具此生理而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則身有所主生理自具或曰禪學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存其心心有主也禪學絕滅物理屏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絕其理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其學亦有數樣有面壁靜坐

絶去人事。使心不與物交。以謂能存其心者。有常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以爲不放者。有只守一箇念頭。驅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謂存其心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或曰。思慮者感於事而心出乎外。豈非放乎。曰。思其所當思。正所以檢點省察其心。惕然而在。若不思。則物交物。心爲所引。其放必矣。曰。靜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靜乎。曰。操只是把緊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

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可分爲二人操卽心操我整齊嚴肅卽心整齊嚴肅我主一無適卽心主一無適且主一無適卽是操非主一無適之外別有所謂操也曰主一無適用意否曰旣曰主一卽用意也曰聖人用意否曰聖人自然用意非勉也曰何以謂之有主曰在內不放卽有主也有主則惺惺曰釋氏何以無主曰釋氏空靜是滅其主矣覊制其心則做主不得照看其心亦擾亂不能爲主此儒者之學所以內外一致體用全備釋氏

則用絕於外體空於內內外離隔顛亂

又曰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又曰心存然後能察天下之理能隨事察理則心益存此見心與理非二物釋氏離乎理以存心所以終

歸空去

又曰吾儒則心與理爲一故心存則理明心放則理昏釋氏則心與理二故心雖存亦無理儒者用戒謹恐懼而心存是敬以直內萬理具在而遇事尤加敬慎故心與理不離釋氏則屏絕思慮事理使不接吾心以爲存惟無事時加此做得事來一接便亂了是他心存時已與理離而爲二因心與理二故一動便亂或謂釋氏有體無用予以爲正是他無體故無用

又曰今之儒者多入釋老者一則識理不精二則好

虛靜高妙之過三則是助長

又曰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眞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眞空無物此理具於何處

又曰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涵具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又曰綱目書周世宗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夫聖
王之制度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為天下
不易之定準謂之額可也今周世宗既廢無額寺院
必存有額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之必無者豈可
立為定額乎禁私度僧尼然則僧尼又可以公度之
乎據事直書世宗不學之陋自見矣
又曰體用一源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
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老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
夫蓋緣體不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昏

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絕內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絕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又曰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物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此釋老之學空寂

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變也

又曰理在物上故須格物方窮得釋氏遺物是懸空求理故只見差去

又曰禪伯要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與顧諟天之明命相似而實不同禪伯不曾窮理本不知道只是想像箇道之模樣所以晝夜不閒想愈切心愈忙儒者則知此道各各分明隨處發見流行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道理無時不在

又曰顧諟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禮便天

賦之理不至昏失豈目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
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做工夫
處常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不
在矣

又曰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
廻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
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負板之蟲如抱石投河朱
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眞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
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

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真空言道理只有這箇極元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又曰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門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門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門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

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做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灑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已精神意見全不是道

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
意為之以為此即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
無邊又尊一守此以為至元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
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
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
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舉措無非天理發
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
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顛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
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故滅絕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廻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真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出你這箇真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化箇甚

又曰今人學不曾到貫通處却言天地萬物本吾體畧窺見本原就將橫竪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即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又曰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道愈鶻突是他只管想像把住不去格物窮理

學統卷之五十二終

學統卷之五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釋氏

整庵羅氏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荅門人之問、則又以為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已而終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於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

又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未有物格知至而不能通乎此者也佛氏以山河大地為幻以生死為輪廻以天堂地獄為報應是其知之所未徹者亦多矣安在其為見性世顧有尊用格此物致此知之緒論以陰售其明心之說者是果何等見識耶佛

氏之幸吾聖門之不幸也

又曰唐宋諸名臣多尚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既美心地復緣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爲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爲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後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

又曰吾儒只是順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未嘗不以自然藉口卻了有言佛氏

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獄矣顧彼猶善爲遁辭以謂佛氏門中不舍一法夫既舉五倫而盡棄之矣尚何法之不舍耶

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亦甚矣而近世之譚道者或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又曰國初深於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却儘有人儒道之不融雖則有數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責也

當時宋潛溪爲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於朝廷而達之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而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於吾道誠加之意由博而約當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爲一代之鉅儒哉棄周鼎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爲潛溪惜也

又曰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復取其說而詳究之毫髮無所逃矣

又曰嘗閱佛書數種姑就其所見而論之金剛經心經可謂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幾十

二三、餘皆閒言語爾、且多誕謾、達摩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亦嘗畧究其始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眞非妄、故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眞、故曰無明眞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大抵首尾衡決、眞妄不分、眞詖淫邪遁之尤者、如有聖王出、韓子火攻之策、其必在所取矣、

又曰、朱子嘗荅金剛經大意之問、有云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宅

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此恐未然、詳其語意、只是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蓋欲盡滅諸相。乃見其所謂空者爾。

又曰、法華經如來壽量品所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常住不滅、雖不實滅、而言滅度、以是方便教化衆生、此此經中切要處、諸佛如來秘密之藏、不過如此。

如此閑言語、居其大半、可厭、分別功德品偈中所說、若布施、若持戒、若忍辱、若精進、若禪定五波羅蜜、皆謂之功德、及云、有善男女等、聞我說壽命、乃至一念

信其福過於彼蓋於雖滅不滅之語若信得及即是眞見是爲第一般若多羅蜜其功德不可思議以前五者功德比此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只爭悟與未悟而已。

又曰事理二障出圓覺經其失無逃於程子之論矣。經有草堂僧宗密疏畧未及見但見其所自序及裴休一序說得佛家道理亦自分明要皆只是說心遂認以爲性終不知性是何物也此經文法圓熟照應分明頗疑飜譯者有所潤色大抵佛經皆出飜譯者

之手非盡當時本文但隨其才識以為淺深工拙焉爾

又曰中庸舉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二語而申之云言其上下察也佛家亦嘗有言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語意絕相似只是不同若能識其所以不同自不為其所惑矣

又曰朱子嘗論及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爾所舉王履道者愚未及詳考其人但嘗驗

之邢恕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後來遂無所不爲吁
可畏哉
又曰異端之說自古有之考其爲害莫有過於佛氏
者矣佛法初入中國惟以生死輪迴之說動人人之
情莫不貪生而惡死苟可以免輪迴出生死安得不
惟其言之聽旣有求於彼則彼之遺君親滅種類凡
得罪於名教者勢不得不姑聽之然吾儒之信者猶
鮮也其後有達摩者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爲一
聞千悟神通自在不可思議則其覺之元妙迥非前

日比矣於是高明者亦往往惑焉惑及於高明則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何哉蓋高明之士其精神意氣足以建立門戶其聰明才辨足以張大說辭既以其道爲至則取自古帝王精一執中之傳孔門一貫忠恕之旨克己爲仁之訓大學致知格物之教中庸性道中和之義孟子知言養氣盡心知性之說一切皆以其說亂之眞妄混淆學者茫然莫知所適一入其陷穽鮮復能有以自拔者故內之無以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而俗敗不但

可爲長太息而已向非兩程子張子朱子身任斯道協心並力以排斥之吾人之不變於口者能幾何哉惟數君子道德之克備學術之純深辨論之明確自孟子而後莫或過之故其言一出聰明豪傑之士靡不心服近者親而炙之遠者聞風而起相與爲之羽翼以推行其說於天下者繩繩不乏迨我聖祖出位隆君師興學育才一以五經四書及數君子之說爲教則主張斯道者又誠有所賴矣故自朱子沒迄今三四百年天下之士非聖賢之學不講而所謂禪學

者以之滅息是豈一人一日之力哉夫何近世以來乃復潛有衣鉢之傳而外假於道學以文其說初學之士既莫能明乎心性之辨世之老師宿儒又往往不屑究心於所謂禪者故其說之與能救正者殊鮮而從之者實繁有徒其志將以求道也曾不知其所求之非道也豈不誤哉

又曰佛氏之所謂性覺而已矣其所謂覺不出乎見聞知覺而已矣然又有謂法離見聞知覺者豈見聞知覺之外別有所謂覺耶亘有逃悟之不同爾後來

其徒之桀黠者因而造妖揑怪百般作弄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而聳動人之聽聞祗爲衆人皆在迷中不妨東說西說謂莫能與之明辨也今須據他策子上言語反覆與其同處一一窮究以見其所謂性者果不出於見聞知覺別無妙理然後吾儒之性理可得而明有如士師之折獄兩造具備精加研覈必無以隱其情矣其情旣得則是非之判有如黑白至此而猶以爲是不幾於無是非之心者乎

又曰達摩者禪家之初祖也其傳至二祖時嘗謂之

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遂併授之自後其徒皆尊信此經以爲秘典則今所按據以窮究其所謂性者無出此經此經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

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眞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爲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即所謂正智也。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即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

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即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入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

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即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為性始終不知性之為理乃欲強合於吾儒以為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摩弟子波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即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即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禪者皆

雖其淺近乃人人揑出一般鬼怪說話直是元妙直是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哉然造妖揑怪不止其徒但嘗畧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識也特詳夫識者人心之神明爾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眞末流爲妄既分本末爲兩截謂迷

則眞成妄悟則妄卽眞又混眞妄爲一途蓋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故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

又曰佛氏分本末爲兩截混眞妄爲一途害道之甚無過於此不可但如此說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所謂

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眞半爲妄哉若夫眞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眞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即其自然之不可遏者故曰眞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由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眞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

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眞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之爲中□人類之爲人類將非幸歟

又曰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註中却多用理字訓釋

其說蓋本他經之文爾嘗見楞嚴有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圓覺有云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事理二障在楞伽但謂之惑障智障爾非逃儒歸佛者誰能易之雖其所用理字不過指知覺而言初非吾儒所謂性命之理然言之便足以亂眞不可不辨

又曰達摩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

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即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為性、此其所以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為至[illegible]理而以所謂

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語哉

又曰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卽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盡其所謂齊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

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脉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於採攬牽合以爲同哉夫程子之言至言也但恐讀者看得不仔細或認從知覺上去則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

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詩乃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眞也今先據佛家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指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者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

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不足深辨所當辨者三字爾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即萬法爾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

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為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為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爾然佛氏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為空寂推其用而徧於陰界入則以為神通所謂有物者此爾以此為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眞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

又曰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

見此復何為。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眾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耶。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無窮。此二者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於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耶。蓋無業是本分人說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覺知為性。便對其人捏出一種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蓋繇黠者之情狀每每如此。嘗見金

剛經、明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佛與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即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中有兩段語、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聲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為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為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離字、余前章論之悉矣、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

法、常欲離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爾、

又曰、大慧禪師宗杲者、當宋南渡初、爲禪林之冠、有語錄三十卷、頃嘗徧閱之、直是會左來右去、神出鬼沒、所以能聳動一世、渠嘗拈出一段說話、正余所

欲辨者、今具於左、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

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宗果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

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主張底、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欲吾人識其所以不同處、蓋引而未發之意、今偶爲此異同之論所激、有不容不盡其言者、奚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即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即後非彼有般若法身

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耶。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花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物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花竹

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爲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宗杲於兩家之說更不拈動總是占便宜卻要學者具眼殊不失爲人之意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

又曰宗杲嘗謂士人鄭尚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

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眞實是虛妄前此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非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

而性自有眞耶

又因宗杲荅曾天游侍郎第二書說得他家道理直是明盡渠㝡善揑怪却有此等說話又不失爲本分人也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慞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自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蹋着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眞容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

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别有東、此眞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着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藴矣。忽然失脚蹋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説。

又曰、宗杲示眞如道人有云、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

若種子在性地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入魔軍類、又答呂舍人書有云、若依此做工夫、雖不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爲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念奪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耶、又答湯丞相書有云、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墮諸惡趣、換卻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此等說話、只是誘人信嚮、豈可爲憑、人情大抵多貪

都不曾見箇道理貪今生受用未了又要貪來生受用安得不爲其所惑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輪廻決無此理萬有一焉只是妖妄爲學而不能無疑於此則亦何以窮理爲哉

又曰宗杲荅呂舍人書有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即是悟處心無所之是做工夫處其做工夫只看話頭便是如狗子無佛性鋸解秤鎚栢樹子竹篦子麻三觔乾屎橛之類皆所謂話頭也余於栢樹子話偶嘗驗過是以知之然向者一悟之

後佛家書但過目便迎刃而解若吾聖賢之微詞奧旨竟不能通後來用工久之始知其所以然者蓋佛氏以知覺爲性所以一悟便見得箇虛空境界證道歌所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是也渠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境界悟者妄有不省若吾儒之所謂性乃帝降之衷至精之理細入於絲毫杪忽無一非實與彼虛空境界判然不同所以決無頓悟之理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畧見此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合而爲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

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
又曰梁武帝問達摩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
不可勝紀有何功德荅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
德荅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
實又宗杲荅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
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
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
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
爲嗚乎自佛法入中□所謂造寺[illegible][illegible]供佛飯僧看

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因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縣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摩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口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此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

是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脫。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於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余故表而出之。更有丹霞燒木佛一事。亦可以解愚夫之惑。

又曰。儒書有五行。佛家便言四大。儒書有五事。佛家

則言六根其蹈襲耶抑偶同耶是不可得而知也然名物雖相似其義理則相遼絕矣四大有風而無金木楞嚴又從而附益之揣摩湊合都無義理只被他粧點得好故足以惑人朱子嘗言佛書中惟楞嚴最巧頗疑房融竄入其說看來此事灼然無足疑者且如楞伽四卷達摩最所尊信其言大抵質實而近乎拙有若欲盡其意而未能者佛一人爾人一口爾以二經較之不應其言之工拙頓異如此此本無足深辨但既攻其失則亦不可不知又以見佛學溺人之

深有如是之才而甘心爲之役殊可嘆也

又曰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宗杲取之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出此頌第三句即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眞是如此論語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又曰韓子之闢佛老有云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

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善哉言乎、自今觀之、其幸也、未若其不幸之甚。景德傳燈錄所載、舊云千七百人、其瑣瑣者姑未論、若夫戒行之清苦、建立之精勤、論辨之通明、語句之超邁、記覽之該博、亦何下百十人、此其人亦皆有過人之才、要爲難得、向使獲及吾聖人之門而取正焉、所成就當何如也。而皆畢竟落空以死、嗚乎、茲非其不幸之甚而何。

又曰、吾儒之闢佛氏有三有眞知其說之非而痛闢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未能深知其說而常吾闢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似是之非固爲難辨至於訶佛罵祖之機作則其辨之也愈難吁可畏哉

又曰、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偏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即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

罪過誅絶之意凛然辭氣之表矣夫既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尚何周徧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蓋神化周徧深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徧深微者也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之謂也他日程子又嘗有言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夫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易之體也深微者易之理神化者易之用也聖人全體皆易故能範圍

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佛氏昧焉一切寘行妄作至於滅絕彝倫而不知悔此其所以獲罪於天有不可得而贖者吾儒之誅絕之亦惟順天而已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又曰程子曰佛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意極圓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爲性爾故非但無以方外內亦未嘗直也當詳味可以二字非許其能直內之辭

又曰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得明也本既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不得呂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遊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反謂二程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爲形而上者耶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轅蔑由至矣

又曰張子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氷者歟此言與程子本心之見相合又推到釋氏窮

處非深知其學之本末安能及此。

又曰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氏爾

又曰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韓子之言是也然佛學在唐尤盛在宋亦盛□□之禍所以相尋不絕何足怪哉程朱數君子相繼而出相與推明孔孟之正學以救當世之淪胥者亦既諄諄懇懇而世莫之能用也直至我朝其說方盛行於天下孔孟之道

於是復明雖學者之所得不必皆深所行不必皆力然譬諸梓匠輪輿必以規矩巧或不足終不失爲方圓亦足以成器而適用矣近來異說紛起直欲超然於規矩準繩之外方圓平直惟其意之所裁觚哉觚哉此言殊可念也有世道之責者不遠爲之慮可乎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卽事卽物此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爲極致與聖

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果然見到卓爾處異說如何動得

又曰李習之雖嘗闢佛然陷於其說而不自知復性書有云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觀乎此言何以異於佛氏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為聖人之徒耶且其書三篇皆及死生之說尤可見其意之所主

又曰余偶得慈湖遺書閱之累日有不勝其慨嘆者

痛哉禪學之誤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頓悟之機實自陸象山發之其自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即釋迦所謂自覺聖智境界也書中千言萬語徹頭徹尾無非此箇見解而意氣之横逸辭說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象山平日據其偏見横說竪說直是果敢然於聖賢明訓有所未合猶且支吾籠罩過未敢公然叛之慈湖上自五經旁及諸子皆有論說但與其所見合者則以爲是與其所見不合者雖明出於孔子輒以爲非孔子

之言而大學一書工夫節次其詳如此頓悟之說更無隙可投故其詆之尤力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訓又往往肆其邪說以亂之刻覈爲虛揉直作曲多方牽合一例安排惟其偏見是就務令學者改視易聽貪新忘舊日漸月漬以深入乎其心其敢於侮聖言叛聖經疑誤後學如此不謂之聖門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未聞有能鳴鼓而攻之者反從而爲之役果何見哉

又曰人心道心之辨只在毫釐之間道心此心也人

心亦此心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之於吾儒所以似是而實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爾慈湖之志於道不爲不篤然終蔽於所見直以虛靈知覺爲道心夫安得不謬乎集中已易一篇乃其最所用意以誘進學徒者滾滾數千言將斷而復續左援右引陽闢陰闔極其馳騁之力茫茫乎若無涯涘可窺然徐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於四聖之易絕不相干參之佛氏之書則真如符節之合試舉一二以槩其餘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

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即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即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

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說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卽其義也凡篇中曰已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爲禪學也固昭昭矣認紫爲朱明是大錯乃敢放言無忌謂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吾不知所謂吾者果何物耶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天下之大聖其遞相傳授無非精一執中之旨而所謂中者決非靈覺之謂非惟

人人有之乃至事事有之物物有之慈湖顧獨未之識爾誠有以窺見其全已易其敢作乎閱斯集者但看得此篇破時譬之破竹餘皆迎刃而解矣

又曰吾聖賢之言與佛氏之言殊不相入謂儒佛無二道決非知道者也慈湖所引經傳如範圍天地發育萬物等語皆非聖賢本旨第假之以成就其說切恐將來疑誤後學不淺故不得不明辨之程子嘗言聖人本天佛氏本心此乃灼然之見萬世不易之論儒佛異同實判於此是故天叙有典吾則從而惇之

天秩有禮吾則從而庸之天命有德則從而章之天討有罪則從而刑之克綏厥猷本於上帝之降衷修道之教本於天命之在我所謂聖人本天者如此其深切著明也以慈湖之聰明宏若有見乎此何忍於叛堯舜湯孔而以心法起滅天地又任情牽合必欲混儒佛於一途耶蓋其言有云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又云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

此等言語不謂之以心法起滅天地謂之何哉人之常情大抵悅新奇而慕高遠故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學者於此苟能虛心遜志無所偏主而執吾說以審其是非之歸將不爲其所惑矣

又曰愚嘗謂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非臆說也乃實見也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爲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以爲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即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爲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說者之所能識耶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

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藐然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已物何其不知量哉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儘是的確

又曰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於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爾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爾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

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愼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於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綫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爲害非細言之不覺縷縷不識吾黨

之士以爲何如如欲學爲佛耶慈湖之書宜不忍廢必欲學爲聖人則固有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說在彼譸張爲幻者又何足以溷吾之耳目哉

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言出於孔叢子初若可疑及考其全文首尾亦頗明白聖字自不須看得重而其意義亦非此句所能盡也慈湖獨摘此一句處處將來作弄豈有他哉蓋此句實與佛家即心是佛之言相似其悟處正在此故欣然取以爲證使人無得而議焉更不暇顧其上下文義何如

又曰、慈湖所引論語知及之以合佛氏之所謂慧也。仁能守之、以合佛氏之所謂定也。定慧不二謂之圓明。慈湖蓋以此自處。其門人頗有覺者、則處之日月至焉之列、乃慧而不足於定者也。觀慈湖自處之意、豈但與三月不違仁者比肩而已哉。大哉一歌、無狀尤甚。凡爲禪學者之不孫、每每類此。

又曰、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眞

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博文約禮吾夫子有明訓矣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理之一者可見既有見矣必從而固守之然後應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博約所以爲吾儒之實學也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爲何如而顧以理爲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誠切中其病矣慈湖訓語有云近世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

捻拾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
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其怕這理字也不亦甚
聖人胸中固自清明瑩澈然於中則曰允執於矩
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而凡視聽言動喜怒
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眞如水泡之自生自滅乎
必不然矣且吾儒若除箇理字不講更講何事若
得此理眞切自然通透灑落又何有於安排布置
勞爲此言者適以自狀其不知理焉爾
又曰程子曰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

同夫既曰事事是句句合矣何以又曰不同此正謂毫釐之差也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豈不是句句然吾儒見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别彼則混然無别安得同

又曰佛氏之學不知人物之所自來斷不足以經儒而佛者自以為有得矣至於經理世務若非依吾聖人道理即一步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非得所謂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illegible]內外本末既

免分爲兩截猶譊譊然動以一貫藉口吾聖人所謂一以貫之者果如是乎

又曰朱子語類有云吾儒只是一箇真實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愚按此言真說透禪學骨髓

又曰湛元明雍語有云佛之廣大高明吾聖人已有之而聖人之中庸精微佛又何嘗有耶又曰中庸精微即是此心感應發用之妙而廣大高明則心體也

據此言則是佛氏心體與吾聖人無異矣及答周衡問儒釋之辨則曰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夫既許之以廣大高明矣何爲又有至私至小之議哉蓋佛氏之廣大高明卽本覺之境界也此正是元明悟處其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卽此是以槩之聖人而不疑殊不知天德乃帝降之衷非本覺也本覺何有於中乎不中故小不中故私狹小偏私蓋先儒之所以議佛氏者舍此則無以爲儒釋之辨故不得不援之爾

又曰或謂佛氏別是一教不當以吾儒之心性倫理與之並言朋友間亦嘗有此說殊不知鄙意正要將來與之並言方見得是非分曉不然則毫釐差處無從辨別終無以服其心而解其惑也

呂涇野因論佛氏冷心之說或問告子不動心也是冷心否曰這是強制其心他是寂滅其心還不同些

問心畢究可冷得否曰這心惟恐他不生不暖如何要冷如私心慾心躁心驕心這樣的心要冷他孟子那不動心邵子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却要學須要必

有事焉而勿忘然後可。
鄧元錫曰、佛之教覺於根清淨、故六塵清淨、塵清淨、故四大清淨、以至十方三世八萬四千陀羅門畢清淨矣、覺性徧滿不動、圓無際矣、乃其行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以爲不卽不離、無縛無脫、所證者無得失取舍、其能證者無作止任滅、而終之無能所也、故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致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略諸所實。欲空諸有、則有物有則、有典有

禮者、畢舉而歸諸幻也。欲空諸實、則明物察則悖典
庸典者、畢舉而歸諸虛也。故云爲無不周徧、實則泥
於倫理、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窮深極
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
又曰、記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夫南北之極、或祝髮而裸、或翦巾而喪、輙沐之食子、
儀渠之焚親、得之素習、而成之性矣。彼釋氏者、西方
之教也。爲之慈忍以消其忿、爲之澹素以堅其性、爲
之戒律以攝其欲、爲果報輪迴之說以恐怖其愚、開

空善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智。爲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爲之偈唄音樂以暢其情。又爲之變現出沒神咒幻化妙於其土之術以駭其心。今西域尚多有之。要惟當以異術覩度之也。故曰西方之教也。今居中國之地而從西方之教以之行已則髡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以之處物則人背夷於初學究佛等於親愛衆生齊於一子。必外斯世。斯生而後其說可通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農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不肖淆而舉措命討之

與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妖作又焉往而不弊也哉且夫中國之教尊尊親親有等有殺威儀棣棣壹不可選則有物有則之故也文殊之持刃而以爲悟無生忍黃龍之批頰而以爲見過師而爲之師者揚眉瞬目隨所至棒喝也以行之中國也得乎於教也滋悖易中孚之象曰信及豚魚其萃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不可貞也令其教雖童子褻而坐其顛云爲得證果焚指剕臂捨身命以布施云得入地也於信也滋惑矣今所居

者中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孔子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達於神化。舉其所謂精且元者、不旁給他借而足。而何必謬謬焉。悦奇尚異。索元大以相蓋爲哉。孟子曰、反經。反之也者。身之也。反之身心性情章之禮樂教化。順事恕施。於農政王路。舉皆詣其極。然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從可議也。此反經之謂也。

顧涇陽曰、釋家有理障事障之說、便是無善無惡的註脚、試看理是甚麼、喚他是障、或以情識認取、或以意念把捉、或以見解播弄、或以議論周羅、則有之矣、却是人障理、非理障人也

或問佛氏大意、涇陽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

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著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箇意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

又曰余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闢佛者爾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沒於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而上之然者卽欲闢

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區畫方纔無辭以解且旣於此無辭以解即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即口口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

若以爲粗之乎闢佛却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物看適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或曰釋家不娶耶輸氏乎不子羅睺羅乎曷嘗去人倫曰此非其本心也觀其逃父入山則知之矣曰卽入山他門亦自有師父師兄師弟師祖師孫曷嘗盡去人倫曰丢却眞者去認假者正是反常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此之謂爾曰吾所謂本又有進焉無極之初原無一物自有陰陽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

後有君臣、釋氏能還人於無極、故特顯無極相爾。子將本陰陽乎、本無極乎、曰、此恐未然。君臣因父子而有、而其所以為君臣者、不因父子而有也。父子因夫婦而有、而其所以為父子者、不因夫婦而有也。夫婦因男女而有、而其所以為夫婦者、不因男女而有也。何者、是皆無極中物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牡丹、謂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者為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如待有君臣而後知有君臣、待有父子而後知有父子、待有夫婦而後知有夫婦、

曾不異枝葉蓓蕾之見而可以語無極乎程子曰沖漠無朕時萬象森然已具此最善言無極相者予謂萬象森然依舊沖漠無朕是即所以數無極相也必棄而君臣絕而父子離而夫婦然後可無極其一偏枯之物而已乎由此言之佛氏而不本無極則已佛氏而本無極也其將何辭以解乎往嘗謂高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存之曰體則寂無朕兆所以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以易別予聞之爲爽然一快今跡其所易別核其所易混者乎心性之說者

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乎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尚之者也曰昌黎之於佛恐尚落影響問曰固是却亦正幸其入佛未深爾如其入之深也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推弄拂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曰亦有人之深而仍不墮者乎曰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意中只周元公一人

又曰明道謂佛氏之言視楊墨尤爲近理伊川謂佛說直有高妙處朱子謂楞嚴經做得極好又謂佛氏之說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

逐四時彫、如云撲落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如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麽樣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被他揮下也、三先生之言如此、不爲不知佛矣、然則何爲而闢之、曰、遡其發端、旣與吾聖人尚有毫髮之岐、究其末流、又爲不善學者、釀成千里之謬、是安得不重爲之防、況崇佛太過、勢必至於卑孔業巳卑孔勢必至於土苴名教、倡狂無忌、佛氏而不欲拔衆生於苦海則巳、如欲拔衆生於苦海、應不令其墮此矣、然則

三先生者。謂之有功於儒可也。謂之有功於佛亦可也。管異江曰。吾儒謂沙門程朱何曾謗佛。謗佛自汝輩。亮哉言乎。

或問昔王荊公謂張文定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峰。巖頭。丹霞。雲門。公聞舉意不甚解。文定曰。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乃問元公則謂讀一部法華經。不如看一艮卦。又謂一部華

嚴經只消一艮卦可了何也涇陽曰文定得儒者深者也故優釋於儒元公得儒之深者也故優儒於釋蓋各就其所見而言也曰然則孰當曰文定之說恰好點著世間一種豪傑意中事元公之說非是聰明才辨消剝無餘眞從澹泊裏討出滋味來恐亦未能深信也曰若是則文定之所謂過處即元公之所謂不如處也曰然

又曰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

聖人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於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又曰吾儒以理爲性釋氏以覺爲性朱子曰仁未嘗不覺而覺不可以言仁此語極精至羅文莊文曰嘗非特不可以名仁且不可以名智則益精矣彼認覺爲性者恐非究竟義也

高景逸曰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

非而非之我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拚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

或曰眞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其流之弊殺父弑君無所不至

又曰心之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又不可分心之用可言心之體不可言性者心之體也可言者仁義禮智爾仁義禮智之可言者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爾皆心之用也佛氏之所謂性與聖人不同者此用處見之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者言性與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耶余曰上人了悟人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質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刻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貶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

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言理字理者天理

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敘天秩天命

天討此處差不得針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覺

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

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服而終

此與曾子易簀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為臣二則此理

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又曰佛說多端約其大義只無聲無臭四字足以蔽

之聖人在人倫庶物中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終日

酬酢萬變實無一事也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皇皇邪有聞工夫在深山浚谷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也彼謂孔孟爲才人謂佛經皆孔孟不及道其小覷孔孟甚矣吾以爲孔孟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肯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屑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

又曰自有開闢以來聖帝明王相繼爲治地平天成民安物阜不聞有所謂佛也不待有所謂佛也聖人之道不明不行而後二氏乘隙而惑人昔之惑人也

立於吾道之外以似是而亂眞今之惑人也援於吾道之中以眞非而滅是昔之爲佛氏者尚援儒以重佛今之爲儒者且軒佛以輕儒其始爲三教之說以爲與吾道列而爲三幸矣其後爲一家之說以爲與吾道混而爲一幸矣今且擯之爲凡擯之爲外而劾之而卑之而疎之然則天下孰肯舍聖人而甘爲夷夫舍尊長而甘爲卑小舍親而就其疎也嗚乎用夷變夏至此極矣斯言不出於夷狄而出於中國不出於釋氏之徒而出於聖人之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

又曰、余向與東濱管翁語、翁語次、深薄宋儒、余曰、先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何居、翁曰、只一性字、宋儒便不識、余曰、何謂、曰、性者大覺、宋儒謂性卽理也、認做一件鶻突的黑影子、余曰、何以見之、曰、彼以知覺爲心、謂理乃心所包之物、豈非包著一件不覺之物乎、余曰、理有何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有如是之條理、故謂之理、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宜乎今人以物理爲外、以格物之理爲猶外矣、翁曰、此是公爲朱

儒分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余曰不然是老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攀龍者初時一無所見從程朱夫子討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做並不見有如此此癡學問也因與翁論張子虛空即氣之說翁但曰總不是總不是余亦不與屢辨而止因思學問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并之理吾儒以秩敘命討自然之天理爲理其自然之條理毫髮差池不得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爲覺宜其認理爲鶻突爲黑影端緒迥然安可以口舌爭也

景逸荅顧涇陽論管東溟書曰管翁篇中大義數十先生已俱得之但尚有小曲折未審可一并說破否蓋此翁一生命脈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開闔不過欲成就此局拈出一箇周元公是欲就道理上和合拈出一箇高皇帝是欲在時勢上和合拈出羣龍無首則欲牄奪素王道統而使佛氏陰篡飛龍之位拈出敦化川流則欲單顯毘盧性海而使儒宗退就川流之列其他尊儒者不過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言不過疑似上附合故無極太極近於虛空法界則宗

之朝聞夕死近於生死大事則宗之然其所謂太極
所謂道即所謂毘盧遮那者是也至於陽尊程朱陽
貶狂禪而究竟則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並斥
更是其苦心勤力處欲使闢佛者更開口不得也然
舉要而言則枉却一生勞攘到底三教殊科爾先生
以爲何如

又答涇陽書曰某自正月以來盡取佛書讀之頗能
究竟其旨今日談學者都將佛宗來證聖學實無着
知吾聖人之道者若果知之自見彼此正如南北

輒如何合得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吾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乃欲將來混擾聖學澌滅義理眞大亂之道也今日邪說橫流根株只此四字先生捉著病源眞是擒賊擒王也

又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窮理而已窮理則性爲聖人之性不窮理則性爲釋氏之性性豈有二哉所從入之端殊也

景逸與管東溟書曰竊窺先生大旨要在統一三教

所以統一三教為欲度盡衆生此是先生願力其種種法門皆由此起用盡先生實見得毘盧性海本共一家而三教聖人原無二性分吾儒分二氏總是妄生分別反使大道自限藩籬故拈出羣龍無首破道統之說使素王不得獨擅其尊拈出敦化川流遮那全體見儒教不過三流之一創遡太極於無極之旨欲學者從此悟虛空法界之體不然終落儀緣五行立聖體仁體二宗見宣聖元公而下儒者不過究竟仁體猶未窺見頭顱先生牘中大義數十此其

最著也蓋先生於佛氏之學可謂精詣其體而大發
其用者矣然於聖人之道終有不合其自奉教以教
虛寂實體久矣決不敢以口耳之間求異於長者但
微細體勘儒釋源頭相似而實非佛氏渾淪空體眞
彷彿太極而實非聖人之太極得無所得眞彷彿中
庸而實非聖人之中庸此處最難下語最未易信除
是盡置佛學反求諸六經切證諸日用另開眼界另
作思維自然見之見則不獨路徑殊直是源流各
別說者曰儒釋體同而用異是大不然道本無體體

本無朕只就用處見之由其用處如是所以知其體
體如是試看儒佛用處何如便可默識其體故無
之異非其川流之別實是敦化之殊非二本也此
理爾聖人體之凡氏由之異端背之然既曰一理
以有此異端亦是此理中合有此端蓋天地間對
之理有陽便有陰有晝便有夜有明便有暗有
便有四□有吾儒便有二氏佛氏之教陰教也觀
生於西方宗於□□所言皆鬼神之事槩可見矣
古陽分中極治之世何嘗有佛氏來陽極盛則陰

三代之時世界已屬陰分至孔子之時吾道大明則
盛已極而佛老遂並生於其間迨後世運益下聖道
益衰□□亂□佛老司教各以其類也然陽全陰半
故聖人之道通於幽明而二氏之學不可以治世又
其定分矣其在今日將奈何曰使之各得其所而已
儒宗孔釋宗佛道宗老斯不害不悖之義先生所謂
祖述仲尼憲章聖祖之實也何則儒者自應誦法孔
子孔子道無虧欠本不須二氏幇補聖祖所以不廢
二氏不過以其陰翊王度使其徒各守其教亦未嘗

合之使一也故儒者闢之扶陽抑陰之人事也其叅
分之觀於陰陽消長之天運也而先生乃以統合宗
教爲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豈其然乎抑嘗熟玩先
生之書而思得其故矣人之於道猶足之於路只分
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原夫先生從明哲
悟入以趨大覺之體迨後讀華嚴見性益契無倚著
智至於儒者六籍皆先生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
門見解觀先生以神武不殺飛龍大人至聖至誠涵
此以往未之或知之類隱隱皆推重坤來而所謂乾

元所謂太極所謂敦化隱隱皆指毘盧性海蓋所見無非是物也至於尊崇儒矩排斥狂禪亦不過謂世法宜然而窺先生之意實以一切聖賢皆是逆流者體本無三教惟是一乘爾故某謂先生之學全體大用總歸佛門而後之信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旨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某謬承先生之教使推敲其說以決千古疑信何敢不直心仰答如前縷縷蓋是千古同然之疑幸先生一明決之學者幸甚

答劉直洲書曰適奉手札知足下禪根獨深欲與某

共此美。某獨謂此道其徒自能為之非吾曹之所為也。非獨不可抑亦不能。何者、釋氏之道妙於止妙於空。其空之妙。即空字更不容著。故至於滅而倫理棄而事物絕。而思慮其初雖鬚髮之微覺為煩惱亦削去之。吾曹今日能乎。習其道者兀坐一室。亦自有餘。一交事物種種憎惡至於顛倒錯亂無可奈何則强日不必安排頭頭是道。不知拂於人情乖於物理者多矣。吾曹為孔子之徒。自宜從孔子之教。足下試取四書沉潛體驗篤實力行。無先立已見聖賢從吾

每一温尋濯去舊見以求新知久之自當知釋氏萬般指引吾儒開口便見釋氏徹底精微亦儒家所不屑道者爾足下又云近於二程書更覺心適此足下入門之漸而吾道得人之幸也萊先人之言主張於內爲力亦難倘於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爲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尊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自陽明以後更大熾足下才高力强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眞則不若淨守禪宗借此路亦可淡灑世味爾

愚按史稱西域人善幻多桀黠自周穆王時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為築中天之臺以寵之列禦寇之書亦稱西域有聖人不治而不亂或曰是即佛也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然未宣廣明帝遣使之天竺得沙門及其書四十章以來所言皆卑卑苦行於彼法猶無當即所謂木叉戒者是也魏晉以降訖於齊梁西僧叠至佛說大興而好事者乃剽竊莊老之談托為竺典以譁於世時則有若佛圖澄鳩摩羅什與僧肇慧遠之徒翻譯

論著無虛日其書有三大藏曰經梵云蘇怛羅曰律梵云毘尼曰論梵云阿毘曇爲部十有二爲卷五千餘嗚乎吾聖人之書不越跋提河而彼之說至充滿所謂五印度可慨也達摩自西來則又立爲教外別傳以救膠縛名相之弊大言曰直指心地見性成佛於是諱佛而言禪諱義而言元夫元猶義也禪猶佛也止爭繁簡之間爾六傳至曹溪慧能者大闡其法於嶺南曹溪者彼所謂六祖也自是五宗雲布展轉播弄天下無賢愚貴賤並皈

衍之而佛道益大昌五宗者南嶽潙仰雲門法眼臨濟是也夫佛者覺也覺其所覺非吾之所謂覺也而顧可以强同乎哉請試論之佛書之多雖浩如烟海而所爲法界津梁宗門寶藏釋子所奉以爲指南者曰金剛心經維摩楞伽圓覺楞嚴號爲禪家六籍亦猶吾儒之六經也金剛經曰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解曰非法則不有非非法則不無有無並無法之極也經又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解曰應於無所住著處生心

也、又曰、金剛般若波羅蜜、以要言之、惟在無住相、何為無住、心地空寂、離種種邊、無所執著、何為無相、對境無情、善惡俱忘、不生好惡、心經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解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如水不異氷、氷不異水、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如氷卽是水、水卽是氷、此乃一經之要、般若之心也、經又曰、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解曰、色不異空、故不生不垢不增、空不異色、故不滅不淨不減、又曰、

生死即涅槃故不生、涅槃即生死故不滅、煩惱即菩提故不垢、菩提即煩惱故不淨、結業即解脫故不增、解脫即結業故不減、又曰此此是大部般若六百卷之文、心此心體寂照虛融、靈明洞徹、凡聖該括、眞妄同源、維摩經曰、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宴坐、解曰、賢聖攝心謂之內、凡夫馳想謂之外、言不內不外者、等心內外也、經又曰、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又曰非凡夫

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解曰不捨惡法而從善則一切諸法於何不成諸法雖成而離其相則美惡斯成矣楞伽經達摩以授其徒慧可云是如來心地要門至宋僧正受始註釋之序曰經以楞伽爲名也非人非法以實相爲體也非空非有以佛語心爲宗也非眞非妄以自覺聖智爲用也非修非證以生酥爲教相也非乳非酪或又解曰此經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圓覺經以理教單法爲名大圓覺

性爲體、凡聖平等爲宗、觀行速成爲用、方等大乘爲教相、經首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解曰凡聖身心當體寂滅、平等同居圓覺本際、經又曰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舍、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於此證中無能無所、一切法性平等不壞、解曰修證圓覺至此、人法兩亡、心境俱寂、魔佛無二、凡聖一如、平等頓同、永不變壞矣、楞嚴經梵語首楞嚴、華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乃大定之總名也、解曰得此定時、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事法、當[illegible]

寂滅卽是常住心性又曰無因無行無修無證無了不了大小名相一切不立此眞首楞嚴究竟堅固者也六籍之指大要不過如是推之十二部五千餘卷之多亦無有不如是者蓋六籍猶三藏也卽如七佛偈釋氏以爲三世諸佛傳心要指可敵華嚴偈十萬之多而叅學家所稱爲禪源者也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

如佛、幻出無根無實性、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拘畱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身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迦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釋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

會法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
樂是則七佛之指亦皆如是蓋七偈猶六籍也自
餘西佛東祖禪師法嗣各有語錄流行世間試就
其中所謂古德尊宿大善知識所以印心傳法之
要摘其一二以證之文殊告善住意天子曰虛空
界者卽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無著問
天親曰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
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秖說這箇法摩訶迦
葉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

法有不法、阿難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
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馬鳴偈曰、隱顯卽本法、明
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龍樹荅人問
佛性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
寶誌大乘讚有曰、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
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十四科頌有曰、正
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我自身心快樂、翛然
無善無惡、南嶽慧思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
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

布袋有歌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強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名異相妄空呼、清涼澄觀答某問心要書有曰、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眞妄相待、若求眞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眞、猶處陰影滅、是以悟寂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心、契空有雙融之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故眞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

然齊致達摩答太守楊衒之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為祖衒之請益乃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僧璨著信心銘有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圓如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

非一時放却宏忍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印宗問慧能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慧能上座告衆曰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

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眞空亦復如是又曰自性能含萬法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又作頌有曰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淸淨至無餘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又告衆曰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又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道

一告衆曰、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又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卽入造作、雲居蓉繼宗曰、汝卽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百丈懷海上堂告衆曰、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

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又曰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逈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黃檗告裴某曰此心

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卽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卽是佛、利蹤告衆曰、自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箇是凡聖、臨濟告衆曰、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謬、德山告衆曰、我這箇虛空道

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他不得延壽荅人問眞心曰心非有無有無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染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臥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於諸佛亦然佛果告衆曰若向箇裏倜儻分明目前無法胸中無心上不見諸聖下不見凡夫外不見一切境界內不見眼耳鼻舌身意便能通同一切宗杲荅曾天游曰此眞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

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亦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又告衆曰平等心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量與無量等體與用等這箇道理惟證者方知是則諸師之指亦無不如是蓋諸錄猶七偈也統而論之彼雖教有頓漸乘有大小法有顯密義有廣略證有先後機有淺深而其無上究竟之處不過曰無而已矣無無而已矣無無亦無而已矣無之云者

所謂無善無惡與無淨無垢無凡無聖無是非無生滅等說是也無則幻幻則空空而不空是曰眞空空則妙妙則有有而不有是曰明妙菩提正覺覺此此也大方圓覺覺此此也頓悟悟此也漸修修此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證此此也如來爲一大事出現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之說詮此也西佛東祖十地菩薩一切善知識之參學付授印此也此者何無善無惡是也然則無無善無惡二語非禪門統會之一大宗指而何哉若吾儒則第曰繼

善曰性善曰明善曰止至善而已嗚乎釋氏之與吾儒同耶異耶其亦可以不辨而較然矣若夫天堂地獄利果福田與夫三途六道十二種生等說不過以誑惑愚俗爾鄙俚荒誕尤不足置喙

學統卷之五十三終

跋

先生講學數十年著書數十萬言發明精義甚廣其爲迷途之先導者則在學統一書其書別爲五統以示偏全辨是非別同異而其大旨其深憂則又在陽儒陰佛之徒流弊日深爲

心腹之害辨之甚精言之甚切先生誠有功於聖門矣秉義不敏幸及先生之門竊聞先生之學以明善爲本以主敬爲要夫心性之理雖有仁義禮智之別而善其根也學問之功雖有格致誠正之次而敬其樞也

與人同者善也盡人可以克念而作
聖者敬也苟明乎善則不流於禪寂
矣苟一於敬則不至於無忌憚矣先
生得孔孟之眞傳者以此發象山姚
江之隱疾者以此學者研究於斯由
正以趨不爲異端邪說所動學爲聖

賢不難至也其有至與不至者則存乎力與不力而已願與學者共勉之無負先生之意也

丙寅孟夏崑山門人徐秉義敬題

跋

天下不可一日無道斯道不可一日無統道之存亡係乎統統之絶續係乎學學統卽道統也總之存乎其人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開萬世道學之宗斯文炳如星日莫或有竊之

者自姬室式微邪說寖熾統系不絕如綫篤生孔子上接列聖爲斯道之主傳至子輿氏繼往開來力閑吾道厥功甚偉而其事更難矣迨淹中稷下八儒三墨漆園柔谷名法兵農之流爭鳴輩出而道統幾爲天下裂若

董韓諸子羽翼經傳斯文僅續有宋理學最盛濂洛關閩諸君子後先輝映鄒魯之緒庶幾如日中天而象山一派復衍爲新會姚江之說浸淫異端爲害尤酷嗚乎道統存亡絕續之機豈不以人哉孝昌先生研極淵源

恭酌同異慨然以斯道為已任撰述
學統一書標舉正脈條晰的派闢邪
崇聖倍極苦心道大而旨約文質而
義精嗚乎盛哉蔑以加矣葢先生誠
意正心從察識而勵躬行內聖外王
明體達用見諸經綸匡濟者已播朝

野茲復以微言遂論表彰絶學人心賴以正世道賴以隆其爲功業亦豈在禹下哉銘不敏侍側請益稍知所嚮於是書之成也敬跋數語以告天下後世云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陽月吉旦

石城受業周銘拜題

後序

君子之學何事乎將以明道也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學道交修而斯文之宗統著焉顧統之著也必有聖人開其先統之傳也必有賢人承其後而其衰也亦必有命世之哲爲之

正其原而障其流然後聖學一脉不至斷絕於天下雖然世運遷流道術遞變盛衰消長存乎其人苟非有定力卓識之儒其孰能起而任之環川先生以憂世之心著爲持世之言學統一書昭揭日月其功誠高其心亦

良苦矣蓋學者立言非難而躬行爲難世豈無博辯之士高譚性命稱述聖賢而人莫之信者言行相違也先生自通籍至宰輔三十餘年由身心家鄉以達於家國天下無一事不本之學無一念不體諸道措之躬行者

既眞純完備發而爲詞宜乎其正大
切至俟之百世而莫能易也孔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信哉其有言也易曰
修辭立其誠信哉其立誠也世之人
苟能細讀是書尊吾道者可以蹶然
而興叛吾道者亦可以幡然而悟矣

然則人謂孟氏之功不在禹下今先
生之功豈在孟氏下哉謹序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仲秋吉日
閩漳後學李贊元百拜題於金陵
之遯園

後序

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學而已矣學不明則道不著卽人心亦無由而得正故欲明道者當先明學欲明學者當先明統此從古聖賢日皇皇從事於斯而有所不能已也澴川熊先生

固天特命以任斯道之責者也先生
變天下之學術紛紜靡定作學統一
書以正之蓋先生之學以明善爲宗
故是書之作以明統爲要夫明統即
明善也善明則統明統明則善益明
矣且善者即天理也天理既明如燈

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如度量設而
不可欺以長短合此則是不合此則
非是是非非豈復有毫釐之差哉維
先生讀書十萬卷上下數千載其間
列聖諸賢之宗派與夫二氏百家之
底蘊莫不嚴辨而論定之而悉本於

天理之至公大哉是書其即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之意乎是書出而數千年人物之臧否於斯數千年儒先之論決於斯使人一見而知正者當崇邪者當戒斷不可容一毫含糊混淆於其間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亦曰熊子成學統而異端邪說息將正學以明大道以著先生之功於是乎與天壤齊量矣璜不敏從事於斯道者

有年今幸親炙先生與聞大義故拜手稽首而識於篇末以告世之君子凡讀是書者宜優游涵泳默識心通以造其微慎勿爲異學所惑以負先生明道立教之苦心哉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月新安後學

施璜謹識於紫陽書院

施璜之印

虹玉

跋

天下之理不是則非是非一定邪正乃明決無二者并立之途可以供小人無忌憚之口實此瀔川先生所以有學統之作也東周之季孔子以天縱至聖謝不自居而循循然從事於

下學其繫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厥後孟氏七篇宗旨專主性善其義蓋本於此然則孔孟所以爲學者無他不過格物致知戒懼愼獨以完其本善之性而已矣戰國以還言性之家愈紛而

學之爲統益大亂彼老莊楊墨猶曰其門戸異也申不害荀卿楊雄之屬猶曰其徒與少也若持其偏駁陽竊吾儒之名而陰亂其眞則莫如宋之象山明之陽明爲最烈俗儒稽考不精往往襲晚年定論之謬不難厚誣

朱子而又從中兩可之調停包荒遂使濂洛關閩之正傳坐受其搖撼而不之覺嗚乎其亦小人之尤而與於無忌憚之甚者哉先生學究天人功流社稷主張斯道垂三十餘年自其爰立之先天下已翕然爲[illegible]風守其成

說皆知與學之害道心誹而力攻之者不勝枚舉而先生猶懼邪說之入人深也退居之暇創爲學統一書斷自孔子以來分爲五類辭理嚴正條緒井然是非同異辨之不遺餘力近之可以定一世之指歸遠之可以釐

千秋之學脉雖使孔孟復生蓋亦莫之或易矣嗚乎斯眞世道人心之大幸也與　旹

康熙歲次乙丑中秋後二日西澗受業劉然頓首拜譔